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第一章

“过节之前到我家补考的人,给我全部起立!”

神父恶毒地盯着班上每一个学生。他穿着一件法衣，脖颈上挂着一个沉甸甸的十字架，身子已发了福。

他那双小眼睛凶狠地盯着从座位上站起来的六个小孩——四个是男孩，两个是女孩。这几个孩子都惊慌失措地看着神父。

“你们俩先坐下。”神父对两个女孩子摆了摆手说。

两个女孩暗自松了口气，连忙坐下了。

瓦西里神父的小眼睛紧紧地注视着四个男孩子。

“你们几个小鬼头到这边来!”

瓦西里神父站了起来，把椅子挪走，走到缩成一团的四个孩子面前。

“你们这几个小痞子,哪个会吸烟?”

四个人全用蚊子般的声音答道：“神父，我们几个都不吸烟。”

神父被气得脸色发青。

“王八蛋，如果你们都不吸烟，那么是谁向面团里撒了烟末呢？你们不是都不吸烟吗？那好，现在就搜查搜查！每个人都把口袋翻过来！都听见了吗？快点翻过来！”

有三个孩子开始往桌子上拿口袋里的所有东西。

神父一丝不苟地查看他们口袋里的每个缝隙，希望能翻出一点儿烟末，可他一无所获。他转过来检查最后一个孩子，那孩子的眼珠黑黑的，灰色的衬衣又破又旧，蓝裤子的膝盖上钉着几块补钉。

“你怎么还在那儿傻站着?”

那黑眼睛的小孩看着他痛恨的神父，小声回答说：“我连一个口袋都没有。”他一边回答一边用手摸着已缝上了的袋口。

“哼，真的一个口袋都没有吗？你认为我真不知道是谁做出这么令人厌恶的事情——祸害了复活节的面团吗？哼，你这个小无赖，这一次决不会饶了你。上一回是你妈替你求饶才让你呆在这儿，这一次你可逃不过去了。你给我滚开！”他用力抓着

那孩子的一只耳朵，把他拖到走廊，很快关上了门。

教室里鸦雀无声，孩子们全缩着脖子。任何人都不明白保尔·柯察金怎么会这样被撵出学校。只有保尔的好朋友谢廖沙·勃鲁扎克知道他为什么会被赶走。节日前，他们六个考试不及格的孩子到神父家的厨房等着补考的那一天，他看见保尔在神父厨房里准备做复活节糕的面团上撒了一小把烟末。

保尔被神父赶出来后，坐在学校门口的台阶上，他盘算着回家后该如何交待。他的妈妈在税务官家里烧火做饭，每天都起早贪黑地忙着，而且对所有的事都一丝不苟。他怎样向妈妈说自己的事儿呢？

想到这里，他的泪水涌了上来："我现在应该怎么做呢？全怪那该死的神父。为什么我要在他的面团上撒烟末呢？都怨谢廖沙这家伙。他说：'来，我们给这个烦人的老家伙来点儿烟末。'我们俩就在面团上撒了烟末。他现在却是没什么事儿了，而我看样子一定会被学校开除。"

保尔和瓦西里神父以前就有了过节儿。有一次，保尔和米什卡·列夫丘科夫斗殴，老师不让他回家里吃饭。为了不让他一个人在没有人的教室里淘气，就让他跟高年级的学生们在一块儿，坐在教室后边的凳子上。

那天给高年级讲课的老师是一个瘦子，穿着一件黑色的上衣，恰巧那天给学生讲的是地球和天体。保尔听到他说什么地球已经有好几百万年的生命了，什么星星也和地球差不多，他嘴张得老大，感到非常吃惊。他认为老师讲得不可思议，差一点儿想站起来说："老师，这和圣经里所讲的一点儿也不一样呀。"可是他又怕老师罚他，没敢问。

神父一般总是给保尔的圣经课满分。祈祷文和新旧约他都倒背如流，上帝在什么时候造了哪样东西他全知道。保尔打定主意向瓦西里神父请教关于那天高年级教师讲的事。在下次上圣经课的那天，神父的屁股刚坐到椅子上，保尔举手提问，神父对他点点头，他立刻站起来说："神父，高年级的老师怎么说地球已经有好几百万年的生命了，而不是圣经里说的五千年……"突然，他的提问被瓦西里神父又细又高的声音打断了："你这个王八蛋，瞎说什么！这些话你是从《圣经》上学的吗？"

还没等保尔回答，神父就抓住他的两个耳朵，往墙上撞他的脑袋。过了一小会儿，神父又把碰坏了头而又不知所措的他赶到走廊里。

当保尔放学回家后，他妈妈又把他大骂了一通。

次日，他妈妈亲自来到学校，恳请神父让保尔继续上学。打那时起，保尔十分痛恨瓦西里神父。保尔对神父又恨又怕。什么时候他都不会放过那些欺负过他的人；他当然不会不记得神父不明不白地打了他一顿，但他从来不表现出来，暗暗记在心里。

瓦西里神父还曾给他穿过许多次小鞋：一般是因为一点点的小事，神父就把他从教室里撵走，有时一连几个星期天天让他站墙角，而且从不辅导他功课，所以他只得和另一些考试没有通过的孩子在复活节前一块到神父家厨房里补考。他们几个人在厨房里等神父的时候，他就往复活节蒸糕用的面团上撒了点烟末。

虽然没有人看见他撒烟末，但是神父立刻就想到是哪个孩子放的。

孩子们在下课后都跑到院子里，他们把保尔团团围住。保尔闷闷不乐地坐着，一言不发。谢廖沙呆在屋里子没动，他认为是自己害了保尔，但又无法弥补。

校长叶弗列姆·瓦西里耶维奇从教员室的窗口伸出头，他浑厚的声音，吓了保尔一跳。他叫道："立刻叫柯察金到我这儿来一趟！"

保尔忐忑不安地向教员室走了过去。

车站食堂的老板已经上了岁数，脸色苍白，两眼无神，他瞧了瞧站在旁边的保尔。

"他今年多大了？"

"十二。"保尔的妈妈说。

"好吧，就让他在这儿吧。条件是每月薪水是八卢布，值班时管饭，上一天一夜的班后，可以休息一天一夜，但是绝对不能偷这里的东西。"

保尔的母亲急忙说："嗯，不会的，先生，绝对不会的！我保

证他什么也不偷。”

“就这样吧,今天就让他上班。’老板说,又转过去对柜台后的女服务员说“:齐娜,你把这个小孩送到洗刷间,让佛罗霞安排他替格里什加的位子。”

女服务员朝保尔点了点头，放下切火腿的刀，穿过食堂，向连着洗刷间的旁门走去。保尔在她后面走着。他的母亲一边跟住他们，一边悄悄对他说：“亲爱的保尔，你干活要手脚勤快点儿，别让自己出丑呀。”

她担心地目送着儿子，直到看不见才向门口走去。

洗刷间里的活儿很繁重：一大堆刀叉和盘子碟子放在一张桌子上，有几个女人在那里忙碌着，她们用搭在肩膀上的毛巾擦着餐具。

一个男孩子正烧着两个大茶炉，他比保尔大一些，长着满脑袋乱七八糟的红头发。

洗餐具的大锅里的开水呼呼冒气，使整个洗刷间雾蒙蒙的。开始，保尔连女工们的脸都看不清楚。他呆呆地站着，不知道该做什么，也不知道去哪儿才对。

不远处一个女人正在洗盘子，齐娜走过去拍了拍她的肩膀，说：“佛罗霞，这孩子是刚到你们这儿来的，准备干格里什加的活。你给他安排活吧。”

她转过身给保尔介绍叫作佛罗霞的女人：“这位是这儿管事的,由她安排你的工作。’说完了,她就返回食堂去了。

“是。’保尔小声答道,他瞅着眼前的这位管事的,等着她安排工作。佛罗霞抹了一把头上的汗，浑身上下打量了一下保尔，像是在想他能否胜任工作，然后她把从胳膊肘上掉下来的袖子卷了卷,用一种十分优美、浑厚的声音说“:小伙子,你的工作不难：就是说，你每天早晨按时烧好大铜壶里的水，水要一直开着，当然，你要自己劈木柴。另外，烧那两个大茶炉的活也是你的。还有,在活多时,你得帮忙擦刀叉,倒脏水。小伙子,这些活也够你忙乎的了。’她说话时把重音放在字母‘ a”上,用的是科斯特罗马的方言。她说话的口音、翘鼻子和红润的脸，使保尔感觉好了一点儿。

“看样子,这个大婶人挺好的。’保尔自己这样想,于是壮起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胆子问佛罗霞："我现在该做什么呢，大婶？"

保尔的话还没落地，洗刷间里的女工们就哄堂大笑起来，把他后面的话淹没了。

"哈哈哈！……佛罗霞有了个侄子……"

"哈哈！……"佛罗霞笑得眼泪都快出来了。

洗刷间里雾蒙蒙的，保尔看不清她的脸，实际上佛罗霞才十八岁。

保尔觉得非常不好意思，他转身问一个男孩子："现在我该干什么活呢？"

那个男孩子却笑嘻嘻地说："还是找你的大婶吧，她会跟你说的，我只是临时工。"说完，他就转身跑到厨房去了。

这时，一个岁数大一些的洗餐具的女工对保尔说："你先到我这儿来吧，帮我擦叉子。你们怎么笑得这么开心？他到底说了什么值得好笑的？"她递给他一条毛巾，说："你拿着，用牙咬着一头，用手拉紧另一头，在上面来回地擦叉子齿儿，要擦得亮亮的，一点儿脏东西也不能有。咱们这儿对这活儿要求很严。那些老爷们都左一遍右一遍地看叉子，如果发现一点点脏东西，那就要了命了。老板娘会立刻解雇你。"

"什么，老板娘？"保尔不清楚，"刚才把我留下来的男人不就是老板吗？"

那个女工笑着说："孩子，你还不明白，这里的事情都是老板娘说了算，她今天不在家。这儿的老板不中用，是个傀儡而已，再过些天你就明白了。"

洗刷间的门开了，三个跑堂的一人端着一大摞脏盘子走了进来。

其中一个宽肩膀、斜着眼、脸四四方方的人说："要赶快洗呀。班车十二点就到了，但你们还是不紧不慢的。"

他看到了保尔，向旁边的人问："这个孩子哪来的？"

"他是刚来的。"佛罗霞说。

"噢，是刚来的，"他说，"那你可要小心点儿，"说着他就用手按着保尔的肩膀，把他向两个大茶炉那边儿推去。"你必须随时保证这两个大茶炉开着，但你看，一个茶炉现在已经灭火了，另一个也只剩下一点火了。今天就放你一次，假如明天还这样

的话,你就要挨揍了,知道吗 ?”

保尔一声不响，就去烧茶炉去了。

保尔就这样开始了他的新生活。他第一天上班时使出了全身的力气。他明白：这和在家不同，在家可以不听妈妈的话。那个斜着眼睛的跑堂说得很清楚，如果不听从吩咐，就会被扇耳光。

保尔把脱下的一只靴子套在炉筒上，然后用力向两个大茶炉的火吹风，火星立刻从两个能装四桶水的大肚子茶炉冒了出来。接着他又把一桶污水倒进下水道，往大锅边上放了一些湿木柴，又在已经开了的茶炉上放了一块湿抹布，好让它烘干。一句话，让他干什么活，他就干什么活，随叫随到。就这样一直干到夜深人静，保尔才向厨房走去，这时他已精疲力尽了。那个岁数大的洗餐具的阿尼西娅等他走出去带上门之后说：“唉，这孩子和别人不太一样，他干起活来真是不要命。一定是被逼无奈才上这儿干活的。”

“是呀,这小家伙真是不错,”佛罗霞说,“他这种人决不会偷懒。”

“干一阵儿就学会偷懒了,”鲁莎反对说,“刚开始所有人都会拼命干……”

次日上午七点，保尔已经被整晚不停的活儿折腾得浑身没劲了，他把两个烧开了的茶炉交给了来接班的圆脸男孩，那孩子的眼睛总是透着一种毫不在乎的目光。

那个孩子看到所有的活都干得不错，茶炉也烧好了，就把手放进口袋儿，白了保尔几眼，然后用毋庸置疑的语气说：“嗨,你小子记住,明天早上六点钟到这儿来替我。”

“怎么是六点 ?”保尔说,“应该是在七点钟嘛。”

“哪个愿在七点换班就随他便了，但你明天一定要六点来。你要是还想说没用的话，我把你的臭脸打肿。你这混蛋，刚来这儿就装模作样。”

那些交接好班的洗餐具的女工们，饶有兴趣地听着两个孩子对话。那孩子装腔作势的声音和故意找碴儿的态度惹恼了保尔。他冲着那孩子走近一步，原打算重重地打他一个耳光，但又怕才上一天班就辞退，就忍住了没有打。他脸色发青地说：“小

子，说话别这么冲，别蒙我，不然的话，你肯定不会有好果子吃的！明天我就七点接班。要较量的话，我随叫随到；如果你现在想打我的话，那就来吧！”

那孩子往大锅那儿退了一步，诧异地看着勃然大怒的保尔。他做梦也没想到会遇到如此强硬的反抗，竟有些下不来台了。

“好小子,咱们骑驴看唱本走着瞧吧。”他嘟嘟囔囔地说。

第一天就这么顺顺利利地过去了。当保尔兴冲冲地往家走时，他想自己赢得了本就应该得到的休息。他现在已经有工作了，以后不会有人说他游手好闲了。

清早的日头从高大的锯木厂后面冉冉升起。很快就能见到保尔家的小房子了,看,这就是了,就在列辛斯基的庄园后面。

“妈妈准是才起来，我却已干完活儿回来了，”他一边想着，一边加快脚步，嘴里还哼着小调儿，“不去上学也不错。那个该死的神父肯定不会放过我的。我现在真想吐他满脸口水，”保尔正想着,已走到了门口,在要进门的时候,又想起一件事:“我有机会一定要打他那臭黄毛的脸，对，一定要教训教训他。”

母亲这时在院子里烧茶炊，一看到儿子下班了，赶紧问他：“今天过得怎么样？”

“一切顺利。”保尔回答。

母亲像是要和他说点儿什么事儿。但是他已经知道了。他从打开的窗户看见了哥哥阿尔焦姆，他正背对着窗子。

“哥哥怎么回家了？”他忐忑不安地问。

“嗯，他昨天晚上刚回来，以后他就不走了。他要去调车场工作。”

保尔有些犹豫地推开房门，走了进去。

那个坐在桌子旁边的人身材魁梧，正背对着保尔，这时扭过脸看着保尔，两道目光十分严厉。

“啊，往面团里撒烟末的英雄回家了？你看看你干了件多么愚蠢的事儿！”

保尔明白，和突然出现的哥哥顶嘴是不明智的。

“我的事儿他都掌握得一清二楚，”保尔对自己说，“这次哥哥可不会轻饶了我。”

保尔对哥哥有些畏惧。

可是哥哥阿尔焦姆一点也没有揍他的想法。他用一种讥笑、轻视的眼神瞪着他,把两个胳膊支着桌子,坐在凳子上。

“也许,你已念完大学,每门课都及格了,因此现在到食堂里去洗餐具,对不对?”阿尔焦姆阴阳怪调地说。

保尔不敢抬头,看着地板破烂的地方,一心一意地看一个突起来的钉头。阿尔焦姆没再理他,站起来到厨房去了。

“今天可能逃过去了。”保尔松了口气儿。

在喝茶的时候,阿尔焦姆让保尔一五一十地把他在学校里发生的事儿说一遍。

保尔把自己被开除的事儿实事求是地说了一遍。

“你现在就这么不听话,以后可怎么办呢?”他妈妈苦恼地说。“唉,我们该如何管教他呢?他这脾气到底是从谁那儿学来的?上帝呀,为了能让他有出息,我付出了那么多心血!”她抱怨说。

阿尔焦姆喝完茶,拿开杯子,对保尔说:“老弟,你听听妈的话。往事就不要再说了,以后你一定要三思而后行,干活时可不能偷奸耍滑,踏踏实实地干自己份内的事儿。如果这个地方再炒你鱿鱼,我可真要狠狠地教训你一顿了。你要牢记,不要再让妈为你提心吊胆了。你这个臭小子,在哪儿都不老实,总是惹事生非。现在该好好想想了,一生在食堂洗餐具是没有前途的,你先在那儿干完一年,到时候我会想办法让你到调车场学点手艺。现在你太小,过一年再说,到时候我帮你找找人,也许调车场就能雇你。我已经调回来了,以后就在调车场上班。我们俩不能再让妈妈给别人干活了。她在那些大老爷跟前卑躬屈膝的,总是看人家的脸色行事,保尔,你给我听清楚,往后要老老实实地做人呵!”

他站了起来,伸了伸懒腰,把放在椅背上的衣服拿起来穿上,突然对妈妈说:“我要办些事儿,出去一个小时。”说着他低头过了门坎,向外边走去。

他到了院子里,在路过窗子时对保尔说:“我给你买了一双靴子和一把小刀,过一会儿让妈给你拿出来试试。”

车站食堂全天营业。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谢佩托夫卡中转站有六条铁路线交轨。车站上总是人来人往的，只有两三个小时能略显静一些，那是夜里两班车之间的那段儿时间。车站每天都有上百列火车进进出出，从前线的一边儿换防到另一边儿。从前线下来的伤兵数也数不清，而刚入伍的人都披着灰色的军大衣，像潮水一样涌向前线。

保尔在车站食堂整整干了两年，两年里他接触的除了厨房就是洗刷间。地下大厨房里的劳动非常繁重。总共有二十几个人在那干活。十个跑堂不停地在食堂和厨房里进进出出。

这两年里，保尔的薪水增加了二卢布，现在每月挣十卢布，身材变得高大强壮起来。在食堂干活的日子里，他饱经甘苦：他在这里当过大师傅的下手，烟熏火燎了半年，后来因为那个权力挺大的厨师长看不惯他的倔强，他又被弄到洗刷间，厨师长害怕有一天激怒了保尔而遭到报复。如果不是保尔非常勤快的话，他可能早已被解雇了。保尔从不偷懒耍滑头，他比任何人都能干。

在食堂营业的高峰，他总是忙得不亦乐乎，一会儿端着盘子飞快地下着楼梯，从食堂奔向下面的厨房，一会儿又从厨房窜上去。

每天夜深了，食堂的两个餐厅里就渐渐地安静下来了，这时伙计们就在下面厨房的仓库里聚众赌博。有好多回，保尔看到赌桌上放着花花绿绿的纸币。伙计们有这么多的钱，保尔毫不奇怪，他知道他们每个班能得到客人们三四十个卢布的小费。客人一般会给他们半个或一个卢布。他们拿到小费后就大肆挥霍。保尔痛恨这些家伙们。

“这些短命鬼!”他心里想“像我哥哥那样的技术出众的钳工,一个月才挣四十八卢布,我更惨,只有十个卢布 可这些人却在一天一夜就弄了这么多钱——怎样挣的呢？进进出出地端盘子。一转眼就把钱糟蹋光了。”

保尔觉得他们是另外一类人，和那些老板差不多，是他的敌人。“这些混账东西，虽然他们在这里低三下四的，可是他们的家属却和有钱人差不多在城里趾高气扬。”

他们偶尔把身着中学生校服的儿子和吃得营养过剩的媳妇带来。“他们可能比那些吃饭的绅士还有钱，”保尔这样想。他

已经习惯了这些伙计每天夜里在厨房的黑屋子里或是食堂的仓库里进行赌博。他十分明白，每个洗餐具的女工和女招待，如果不想用几个卢布的价钱，向食堂里有地位的人出卖自己的身体，那她们决不会被雇佣很久。

保尔已经接触到了生活中最黑暗的一面。那里弥漫着变质的臭味，泥坑里的潮气正向他这个有着强烈的求知欲的孩子袭来。

阿尔焦姆想让保尔去调车场学手艺，但没去成，因为不要未满十五岁的童工。但是保尔总是幻想能离开食堂，他对调车场那黑黑的大石头房子很向往。

他一有空儿就去哥哥那儿，和他一块儿检查车辆，打打下手。

佛罗霞离开了食堂，这使他特别闷闷不乐。

这个女孩总是微笑着，令人十分高兴，可她已经走了，这时保尔才发现他们之间有着特别深厚的交情。现在倒好，早晨到洗刷间上班，就只听到这些没法回家的女工们叽叽喳喳地吵个不停，他感到一种难以言表的孤独和空虚。

在夜里歇着的时候，保尔把大锅下面加上木头，蹲在炉门口，眯成一条缝儿的眼睛盯着跳动的火焰——他觉得十分舒坦。这时只有他一个人在洗刷间。

他不知不觉地想起了前几天的事儿，想起了佛罗霞。那时的情景又清晰地浮现在他眼前。

那是一个星期六夜里休息的时间，保尔往厨房那儿走。在拐角儿，他爬上柴垛，想看看仓库里有没有人玩，因为赌钱的人一般全在那儿。

他们正赌得热火朝天，是扎利瓦诺夫坐庄，脸上泛着兴奋的红晕。

保尔听到楼梯上传来了脚步声，扭脸一瞥：普罗霍尔从上面下来了。保尔赶紧藏到楼梯下边，让普罗霍尔走到厨房去。楼梯下面很黑，普罗霍尔没有发现他躲在那儿。

当普罗霍尔在拐角往下走时，他那颗大脑袋和宽肩膀进入了保尔的视线里。接着又有一个人悄悄地急匆匆地跑下来，保

尔的耳朵里响起了一个熟悉的声音“:等等我,普罗霍尔。”

普罗霍尔停住脚步,转过身,仰头向上看去。

上面的人走了下来，保尔看清了，那是佛罗霞。

她拽住普罗霍尔的胳膊，用一种细小的哭泣声说：“普罗霍尔,那中尉让你转交的钱呢 ?”

普罗霍尔突然抽出胳膊，凶巴巴地说：“钱？什么钱？我不是都给你了吗 ?”

“可是,那个人让你拿了三百卢布。’保尔可以听出来佛罗霞的声音里带着强忍的哭声。

“你说多少 三百卢布 ?”普罗霍尔嘲讽她说:“难道你想全归你吗？太太，一个刷盘子的女工不值几个钱，我想，给你五十个卢布已经不错了。你想想，你的命还挺不错的！就是那些比你有知识的、整洁的贵妇人，也不值这么多钱呢？你的钱已经不少了，真应该谢谢我，陪别人睡了一次，就得五十个卢布。哪有这么多的神经病。好吧,我再给你十个,不,再加十个,可你不能再向我要钱了。你要想开点儿，以后还有机会，我帮你找客人。”说完了，他转身进了厨房。

“你这个地痞,无赖 !’佛罗霞撵着他骂,随后她就倚在柴垛上,小声地哭了起来。

保尔站在楼梯下的黑影里，听见了他们的对话，又眼看着佛罗霞悲伤地呜咽，还用头往柴垛上碰，这时他的心情难以言表异常复杂。可是他没有露面，只是默默地，颤抖地抓着楼梯的铁栏杆，一个可怕的想法跳了出来：“这些不要脸的家伙把佛罗霞也害了。唉，苦命的佛罗霞！……”

普罗霍尔丑恶的嘴脸引起了保尔强烈的反感，他对身边所有的人都越来越反感和敌视起来。“呵，如果我够壮的话，我肯定会打死这个混蛋！我怎么不像哥哥那么威猛强壮呢？”

火在炉灶里跃动着，小火苗落下去，又抖动着烧起来，形成一条长长的、翻转的火舌,冒着蓝光 保尔觉得,它像一个人对他吐着舌头,讥讽他的无能。

屋子里静悄悄的，只有炉子不时发出噼啪声和水龙头嘀嗒嘀嗒的声音。

克利姆卡擦完最后一只平底锅，把它们放到架子上，擦了擦

手。当班的厨子和打下手的女工们都睡在衣帽间。厨房里只有他一个人了。夜里厨房里的人有三个钟头休息的时间。这时克利姆卡通常是走上来和保尔一块打发时间，这个厨房里的学徒工和保尔非常要好。他一上来，就看见在炉门口前蹲着的保尔。保尔已经在墙上看见了熟悉的、头发乱糟糟的影子，他一动没动，小声说："你坐，克利姆卡。"

克利姆卡就在柴垛上躺下了，看着一言不发地坐在那儿的保尔，笑着说："你在那发什么呆？是对炉子使魔法吗？"

保尔把目光从火苗那儿挪开。他那双炯炯有神的眼睛盯着克利姆卡。克利姆卡从他的目光里看到了一种说不清楚的哀伤，他还是头一回见到保尔这副苦恼的样子。过了一会儿，他又问："嗨，今天你和平时不太一样……是不是心里有什么事？"

保尔站起来，在他的旁边坐下。

"没什么，"他用沉闷的声音回答，"克利姆卡，在这里我很不开心。"他使劲地握着放在膝上的双手。

克利姆卡用手臂支起身子，问："今天你为什么不开心？"

"你问我今天为什么不开心吗？不，自打我来到这儿，就没有开心过。你瞧瞧这儿的一切！咱们像畜牲一样工作，到头来不仅没有人感谢，而且还免不了挨打！哪个人心情不好，他就拿你出气，还不能反抗。老板雇我们给他干活，可是谁都可以任意欺负你。就算是你分身有术，也不能同时把每个人都照顾好，稍有差错，就会挨打受骂。不论你怎么卖命地干，份内的事全做好，让别人无可挑剔，总难免有点错儿，你还是难逃别人的打骂……"

克利姆卡吓了一跳，打断他说："别大吵大嚷的，小心有人进来听见。"

保尔蹭地站了起来。

"随他们的便吧，我也不想在这干下去了。就是到马路上扫雪也比这儿强多了……这儿是什么……是埋死人的地方，这里的人全是臭无赖。你看他们每人都拿着大把钞票！他们根本不把咱们当人，对姑娘们为所欲为；如果有谁模样好看一些，又不想卖身的话，他们立刻就会把她赶走。她们能投奔谁呢？他们雇的全是一无所有的女人。她们只是想吃饱饭，这里至少还能

糊口。为了有口饭吃，只好任他们欺负了。”

他满腔怒火地说着，克利姆卡担心谁会听到，赶紧爬起来关紧通往厨房的门。保尔还在不停地把满腹心事往外倒。

“就拿你作例子吧,克利姆卡,别人打你时,你为什么默默忍受？难道你甘心受他们的欺压吗？”

保尔坐到桌边的凳子上，疲惫地用手支着下巴。克利姆卡往炉子里加了几块木柴，也坐在了桌边。

“我们今天不学习了吗？”他问保尔。

“没书可念了，”保尔回答；“书亭不营业了。”

克利姆卡感到很意外。

“为什么不营业了？”

“卖书的被宪兵抓走了。还搜出了一些东西。”保尔回答。

“到底是怎么回事儿？”

“听说是什么政治。”

克利姆卡难以理解地看了保尔一眼。

“政治是什么意思？”

保尔耸了耸肩。

“天知道！听说,如果谁不服从沙皇,这就叫政治。”

克利姆卡害怕得抖了一下。

“真有人敢反抗沙皇吗？”

“不清楚。”保尔回答。

门开了，格拉莎迷迷糊糊地走了进来。

“你们俩怎么不睡会儿呢？趁着火车没到站，还能睡一个小时。你们去睡吧,保尔,我帮你看着水锅。”

保尔很快就被解雇了，比他自己想的还要早。而且他也没想到会这样离开那儿。

正月里一个寒冷的早晨，保尔上完了班，但是，没人来接班。他找到老板娘，说他要回家去，可是老板娘不让他走。所以，虽然他又累又困，但还要坚持一天一夜。到了晚上，他确实撑不住了。可是在别人睡觉的时候，他还要在几个大锅里倒满水，再烧好，等到三点钟的那班火车到站。

他拧开水龙头，但一滴水也没有，肯定是水塔里空了。他没

关水龙头，自己躺在柴垛上睡了。他实在是熬不住了。

几分钟后，水龙头猛地哗哗流出水来，不一会水槽就满了，随后就溢出来了，淌到洗刷间的瓷砖地上，夜里洗刷间从来没有人。水淌得越来越多，水淹过了砖地，就顺着门底下淌进了食堂。

一股股水流，在沉睡的客人们的包袱和箱子下淌过，可是没有人发现。直到一个躺在地板上的客人被水弄湿了，他蹿了起来，大声叫唤，客人们都手忙脚乱地把自己的东西拿起来。食堂里乱成了一锅粥。

水依然淌着。

在旁边房子里收拾桌子的听到客人们乱哄哄的，赶紧过来看发生了什么事儿。他蹦过地上的水，越到门那儿，用力推开门。门一开水就更朝食堂里淌。

吵嚷更厉害了。几个值班的伙计一块奔进洗刷间。普罗霍尔冲着熟睡的保尔冲去。

拳头噼哩啪啦地打在保尔的脑袋上，他被打蒙了。

他刚被打起来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他眼里直冒金星，浑身疼得厉害。

他全身上下都给打伤了，艰难地、一拐一拐地走回家。

第二天早晨，哥哥眉头紧锁，脸色很难看，让保尔把事情的来龙去脉跟他说一遍。

保尔把夜里的事儿告诉了他。

“是哪个打你的？”

“普罗霍尔。”

“好，你先歇着吧。”

阿尔焦姆穿上他的皮上衣，一言不发地走了。

“你能帮我叫一下普罗霍尔吗？”一个以前没见过的工人问格拉莎。

“他很快就来了，你先在这儿等一会儿。”格拉莎回答。

身材魁伟的陌生人靠着门框。

“行，我在这儿等他。”

普罗霍尔拿着不少盘子，用脚踢开门走了进来。

“这就是你要找的人。”格拉莎指着他说。

阿尔焦姆冲上前去，一只有力的手狠狠地拍在那伙计的肩膀上，眼睛盯着他，说：“你干吗欺负我弟弟保尔？”

普罗霍尔企图抽出肩头，但是阿尔焦姆的一记重拳已把他打翻在地；他企图站起来，可更有力的第二拳又打了过来，打得他晕头转向，怎么也起不来了。

洗餐具的女人们全傻了眼，藏了起来。

阿尔焦姆扭头就走了。

普罗霍尔血流满面地在地上扭曲着身子。

当晚，下班后阿尔焦姆没有回家。

他母亲打听清楚：他让宪兵抓起来了。

过了六天，他被放了出来，那已是晚上，母亲都上床休息了。保尔坐在床上，哥哥跑过去，在他旁边坐下，关心地问他：“弟弟，你的伤好了吗？这次还算命好。”停了一会儿，他又接着说：“没关系，你去发电厂上班吧，我已帮你办妥了。在那儿你能学点有用的东西。”

保尔抓住哥哥的大手，用力地握着。

第二章

一个石破天惊的消息如长了翅膀似的传遍了小镇的大街小巷：“沙皇被赶下台了！”

小镇里的每个人对此都难以置信。

有一天，在大雪纷飞、寒风呼啸中，一列火车徐徐开进了站台。车上走出了两个穿着军大衣、背着步枪的大学生和一群戴着红袖标的革命士兵。车站上的宪兵、上了岁数的陆军上校和当地驻军的指挥官统统都被他们抓了起来。这一行动让镇上的人们真正体会到：沙皇的的确确是被赶下台了。居民倾巢而出，他们踩着厚厚的白雪，穿过条条马路，全聚集到了广场上。

人们全神贯注地听着那些陌生的名词——自由、平等、博爱。

让人高兴和愉快的热火朝天的日子过去了。镇上又重现以往的安静，一面鲜红的旗帜在市行政公署上空迎风飘动，孟什维

克和崩得分子①成为这里的发号施令者。人们觉得这里没有什么太大的改变，只是多了一面红旗。

临近冬末，城里来了一个由贵族组成的近卫骑兵团。每天一大早儿，他们成群结队地骑马去车站抓从西南前线开小差的逃兵。

那些近卫骑兵整天吃吃喝喝，全都肥头大耳，脸色红润，身材高大。大部分军官都是伯爵和公爵，胳膊上挂着金色徽章，裤子上缀着银色的花纹边，这身打扮和沙皇时代毫无区别，好像根本没有革命过一样。

一九一七年很快过去了。保尔、克利姆卡和谢廖沙的生活还和以前一样，他们各自的主人都没有变。但在秋雨不断的十一月，发生了些奇怪的事。车站上许多陌生人来来往往，不停地忙碌。由前线回来的士兵不断地在增加，他们都有一个奇怪的名称“布尔什维克”。

这个称号听起来很有气势，但城里没有人知道这名称到底是因何而得。

近卫骑兵要想将进站的“逃兵”捉拿归案就更加不易了。车站上的窗户玻璃被子弹打得千疮百孔。从前线回来的士兵都是成帮结伙的。要是谁想挡住他们道路，谁就要作好挨刺刀的准备。等到十二月初的时候，运前线士兵的火车一列列地开进小镇来。

近卫骑兵派人封闭了车站，试图禁止军列的通过。那些同死神握过手的人用机枪向近卫骑兵射击，像浪潮般地冲下火车。

身着灰军服的前线将士将近卫骑兵赶回了城里，随后又返回到车站，这样装满了前方将士的车辆一列一列地开过去了。

一九一八年春季的一天，三个好伙伴在谢廖沙家里玩了一会儿“六十六点”扑克后，就跑出来沿路来到了柯察金家的园子里，在草地上躺着休息。他们都感觉到没什么意思，平常的游戏都已经玩得够多了。于是他们冥思苦想，想找出用什么好办法

①崩得：系犹太社会民主主义总同盟的简称，是孟什维克的一个派别，崩得分子为其成员。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